

翟晓婷 赵娇娇 译

复仇之角

「美」乔·希尔 Joe Hill 著



Horns

当你决心复仇开始，恶魔将无处不在……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复仇之角

HORNS

[美] 乔·希尔——Joe Hill◎著
翟晓婷 赵娇娇◎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仇之角/(美)希尔著;赵娇娇,翟晓婷译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2011.5

ISBN 978-7-5613-5591-6

I.①复… II.①希… ②赵… ③翟… III.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90438 号

图书代号:SK11N0586

HORNS by Joe Hill

Copyright © 2010 by Joe Hill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

by Beijing Xinhua Pioneer Culture & Media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: 620×889 1/16

印 张: 28

字 数: 314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5591-6

定 价: 32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地狱 /1

第二部分 樱桃 /67

第三部分 火诫 /157

第四部分 修理者 /287

第五部分 米克与凯斯的福音音乐 /353

第一部分 地狱

第一章

那天晚上，伊格·派瑞斯喝得酩酊大醉，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一觉醒来，头痛欲裂。伊格伸手按了按太阳穴，却摸到一对尖尖的突起物。但身体实在太难受了，眼睛红肿，虚弱不堪，所以起初他并没有在意那对“突起物”——宿醉使得他根本没法去在意或担心任何事情。

伊格踉踉跄跄地晃到马桶边，隔着水池瞥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——他的头上竟然长了一对角！伊格吓得身子一沉，尿在了自己脚上——才不过十二小时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

第二章

伊格匆匆穿上那件咔叽布短裤——这还是昨天的那身衣服。站在洗手池前，他使劲地探着身子，想要看个究竟。

那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角，只有他的无名指那么长。与头相连的部分很粗，顶端却像个向上翘起的钩子一般又细又尖。这对角藏在他惨白的皮肤下面，只在尖上露出一抹红色，看起来就像得了皮肤炎，红肿丑陋。那针尖般锐利的角仿佛随时要戳穿血肉而出。他抬手摸了摸，那角尖俨然是有感觉的，竟有一丝酸痛。手指顺着角触摸下去，他能感到平滑而紧绷的皮肤下坚硬的骨质。

起初伊格认为，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前一天的深夜，他去了老铸造厂后的那片森林，也就是玛丽安·威廉姆斯被害的地方。那里有棵遭受病害的野樱桃树，树皮早已剥落，露出了斑驳的树干。玛丽安被人发现的时候就像那棵树一样，全身的衣服都被脱光，胴体一丝不挂地裸露着。现在，玛丽安的几张照片被精心放置在树枝上，一个插着一束褪色柳的花瓶摆在一旁，花束中的贺卡经过日晒雨淋早已变得扭曲发黄。不知是谁——或许是玛丽安的母亲——留下了一枚装饰性十字架，上面别着一枝黄色尼龙玫瑰，还有一尊塑料圣母像。圣母一脸傻笑，活像个智障者。

他受不了圣母满脸的假笑，受不了那个虚伪的十字架，受不了

这些狗屎。玛丽安在这里因头部遭受重击而流血致死——去他妈的十字架和黄玫瑰！这好比铺着印花坐垫的死刑电椅，讽刺至极。看这场景，似乎有人想把耶稣请来救活玛丽安。但耶稣总是来得太晚，根本就无济于事。在玛丽安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不见踪影。

在酒精的催使下，伊格愤怒地将十字架一把扯倒，狠狠地踩进污泥里。他想撒尿，于是就直接尿在了圣母像上，恍惚间还不小心尿到了自己的脚上。大概就是因为如此亵渎上帝，所以头上才生出角来。不对，他感觉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还有些什么事，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因为他喝得实在是太多了。

伊格把头转来转去，从各个角度仔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一次又一次地触摸头上那对角。这两根骨头究竟有多长？另一端是不是还有根？会不会刺入他的大脑？想到这儿，洗手间里突然一阵漆黑，好像头顶的灯泡突然变暗了。但是，这突如其来的黑暗似乎是来自他的眼睛深处、他的脑袋内部，与灯泡无关。他紧紧抓住洗手池的边缘，等待虚弱感赶紧消散。

他很快就明白了——他的死期将近。这是多么显而易见的事情。某种东西正在侵入他的大脑——好吧，就当是个肿瘤。那对角其实是不存在的，完全是他想象出的幻象。肿瘤正在吞噬他的大脑，让他看到幻象。如果他真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那么或许他已经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了。

想到自己就要死了，伊格突然感到解脱，一种快感涌遍全身，就像在水下待了太久，突然又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般。伊格曾经差点被淹死，而且从小就有哮喘病，对他来说，能够呼吸就很满足了。

“我病了，”伊格喘息着，“我就要死了。”

他将这句话大声吼出，努力平复自己的心绪。

虽然知道头上长角只不过是自己看到的幻象，伊格还是对着镜

子反复审视自己,希望那对角会消失。可惜事与愿违,角还在。他心急火燎地揪着头发,想用头发把角遮起来,至少在去看医生前不被别人发现。可是转念一想,又停下手。这东西只有自己能看到,别人又看不见,这样做实在是太愚蠢了。

伊格摇摇晃晃地走回卧室。被子堆在两边,床单上还有格兰娜·尼克森睡过的杂乱印迹。伊格不记得跟她一起睡过,甚至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——这是昨天晚上丢失的另一段记忆。在看到这一幕之前,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睡的,他还以为格兰娜在别处过夜,同别人睡在一起。

前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出去过。伊格喝了一会儿酒,情不自禁地想起玛丽安——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祭日了。随着一杯杯酒被灌下,伊格对玛丽安的思念越发强烈,也越发觉得格兰娜处处不如玛丽安。格兰娜的文身、假指甲、摆满迪恩·库恩兹^①小说的书架、香烟、犯罪记录,每一样都在提醒着伊格,她不是玛丽安。看到格兰娜坐在桌子对面,伊格顿生怒气。他觉得自己和格兰娜在一起是一种背叛,尽管他也弄不清这是对玛丽安的背叛,还是对自己的背叛。格兰娜不断伸出一根手指抚摸他的指节——她本想一展自己的温柔,却不知怎地激怒了伊格。他忍无可忍,起身逃到男厕所,在里面躲了二十分钟。等他回来时,包厢已经空了。他坐下独酌了一小时,看样子她不会回来了,而自己却没有感到丝毫愧疚。但就在那天晚上的某一刻,他们还是睡在了一张床上。这张床,他们已经同睡了三个月。

伊格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嘈杂的电视声,看来格兰娜还在,还没有去美容院。伊格想让她开车载自己去看医生。刚刚那阵“人之将死”的轻松感转瞬即逝,伊格已经开始担忧以后的日子:父亲会强忍着

^① Dean Koontz(1945-) 美国著名悬疑小说作家,作品超过三十余部。

痛苦的泪水，母亲会假装出高兴的样子，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静脉输液、治疗、化疗、无助的呕吐、恶心的医院饭菜……

伊格蹑手蹑脚地走到隔壁客厅。格兰娜正坐在沙发上，身穿“枪与玫瑰”^①的背心和褪了色的睡裤，向前弓着身子，胳膊肘撑着咖啡桌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甜甜圈。她面前放着一个盒子，里面盛着三天前从超市买来的甜甜圈，旁边是一瓶两升装的健怡可乐。电视中正在播放日间脱口秀节目。

格兰娜听到了伊格的动静，眼皮沉沉地抬了一下，然后不以为然地盯着他，最后又把目光转到了电视上。今天节目的主题是“我的挚友是个反社会者”，肥头大耳的乡巴佬们都恨不得拿椅子砸对方。

她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角。

“我觉得我病了。”伊格说。

“别在我面前装可怜，”格兰娜回答，“我也醉得不轻。”

“不是。我是说……你看看我，有没有哪里不对劲？”伊格继续追问，想确认格兰娜的反应。

格兰娜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，透过睫毛仔细打量着伊格。她昨夜涂的睫毛膏还没有洗掉，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污黑。格兰娜有着光滑圆润、惹人怜爱的面容和同样光滑细腻、富有曲线的身材。她几乎可以去当模特了——如果哪里招加肥版的模特的话。格兰娜比伊格整整重了十五磅^②，不是格兰娜胖得离谱，而是伊格瘦得可笑。做爱的时候，格兰娜喜欢压在伊格的身上。每次她都会把胳膊肘压在伊格的胸口上，试图将所有空气从他的肺中挤出来。格兰娜就是喜欢这种令人窒息的性爱，不顾任何后果。伊格每次都不得不痛苦地挣

① Guns N' Roses, 美国著名摇滚乐队。

② 1 磅=0.4536 千克。

扎,而且他知道很多名人都死于这样疯狂的性爱。真是不可思议,许多音乐家都因贪恋这种一时欢快而命丧黄泉——凯文·吉尔伯特、松本秀人和麦可·哈金斯就是如此。当然,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,伊格可不愿意去想这些人。内心的魔鬼,人人皆有。

“你还没醒酒吗?”格兰娜问。

看伊格没反应,格兰娜摇了摇头,继续看电视。

果然如此。如果格兰娜看到了伊格的角,她肯定会吓得大声尖叫。但是她没看到,因为它们根本没长在伊格的头上,而仅仅是他脑袋里的幻象。如果他现在去照镜子,可能也不会看到自己头上有什么角。正这么想着,伊格瞥见了自己在窗户上的倒影——那对角还在他的头上。窗户上的他只是个光亮透明的人影,活像一个恶鬼。

“我觉得我需要看医生。”伊格说。

“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?”格兰娜问。

“什么?”

“再来一个甜甜圈。”格兰娜边说边向前凑着身子,凝视着打开的糕点盒,“你觉得我可以再吃一个甜甜圈吗?”

“谁拦着你了?”伊格的声音平淡得都不像他自己了。

“我已经吃过一个了,而且我一点都不饿,但我还想吃。”格兰娜转过头来盯着伊格,她两眼放光,看起来既害怕又渴求,“我想把整整一盒都吃光。”

“整整一盒。”伊格重复道。

“我连手都不想动,就想直接把脸埋进去猛吃。我知道这会很恶心。”格兰娜拿手指——数着盒子里的甜甜圈,“六个。你觉得我可以再吃六个甜甜圈吗?”

伊格的恐慌难以平息,他感觉太阳穴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。格兰娜刚刚的胡言乱语,令这个奇怪反常、噩梦般的早晨又多了一

分诡异。

“如果你这是在恶心我，还是算了吧，我跟你说了我不舒服。”

“我想再吃个甜甜圈！”格兰娜坚持道。

“吃！吃！我根本不想管你！”

“那好吧。既然你让我吃……”格兰娜说着，又拿了一个甜甜圈，掰成三快，一块一块地塞进嘴里，却迟迟不咽下去。

很快，整个甜甜圈都塞进了格兰娜的嘴里，将她的脸撑得鼓鼓的。她轻轻地合上嘴，用鼻子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用力往下咽。

伊格看着格兰娜的反常举动，觉得令人作呕。以前她从来没在自己的面前这么做过。初中时有些孩子会在食堂里故意做出恶心的样子，但在那之后，他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举动了。格兰娜困难地咽下甜甜圈，急促地喘着气，然后抬起头焦虑地看着伊格。

“我压根就不喜欢这样，我的胃很疼。”格兰娜说，“你觉得我还要再吃一个吗？”

“你都胃疼了为什么还要再吃一个？！”

“因为我想变很胖很胖，比现在更胖，胖到你再也不想答理我。”格兰娜伸出舌头，舔了舔上嘴唇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“昨天晚上我干了一件很恶心的事情。我想告诉你。”

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伊格的脑海中又一次闪现出这种想法。也许这只是一个奇怪的梦，但这个梦却阴魂不散，而且每个细节都极其逼真。一只苍蝇爬过电视机屏幕，一辆小汽车静悄悄地开上路。每一个场景都自然而然地连接在一起，混在一起，就变得如同现实一般真实。伊格对加法有着特殊的天赋。上学的时候，数学是伊格最擅长的科目。其实他的道德课成绩也很好，但他从来不把道德课当成正经学科。

“我不想知道昨晚你干了什么。”伊格说。

“就因为你不想知道，所以我才要告诉你。我要让你恶心，给你个离开的理由。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事情，大家是怎么说你的，我为你感到难过。但我就是受不了，受不了每天早晨醒来都看见你躺在我身边。我就是想让你离开我。如果你知道了我做的恶心事，你肯定会走，我就能自由了。”

“他们是怎么说我的？”伊格问她。真是个愚蠢的问题，因为他本来就知道。

格兰娜耸耸肩：“说你对玛丽安做的事，说你是个变态杀人犯。”

伊格顿时呆若木鸡，死死地盯着格兰娜。他满心惊叹，为什么格兰娜每次说出的话都比前一次更狠毒。而且她总是能脱口而出，毫无顾忌，没有一丝羞耻或尴尬。

“那你想告诉我什么？”

“昨天晚上你放了我鸽子，后来我遇见了李·图尔诺。你记不记得，中学时候我和李是一对。”

“记得。”伊格说。他和李曾经是好朋友，但是那个“曾经”已经离伊格远去了，随着玛丽安的死而逝去了。当伊格被认定为强奸谋杀嫌疑犯时，维持友谊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“昨天晚上在酒吧，他坐在后排的包厢里。你离开后，他给我买了杯酒。我已经很久没跟他聊过了，忘了他是个多么好的倾听者。你也知道李这个人，他从来不会瞧不起任何人。他对我真的很好。过了一会儿你还没回来，他说我们得去停车场找你，如果你走了，他就开车送我回家。但是走到外面后，我们情不自禁地拥吻起来，就像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样。我失去了理智，甚至跪下来帮他口交，周围还有几个家伙在看。从十九岁起我就没做过这么疯狂的事情了。”

伊格想大喊求救。他需要逃离这个公寓。空气太沉闷了，他感觉有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攥着他的肺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格兰娜又弓着身子凑近那盒甜甜圈，表情平静沉着，好像刚才告诉伊格的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比如家里没有牛奶了，热水没有了之类的。

“你觉得我可以再吃一个吗？”格兰娜问，“我感觉胃里舒服些了。”

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”

格兰娜转过头盯着伊格，淡蓝色的眼睛闪着光，激动异常：“你说真的？”

“关我屁事！”伊格大吼，“吃吧，肥猪！”

格兰娜笑了，脸颊浮现出一个酒窝。她弯下身子，一手拿着盒子，把盒子推到合适的位置，直接把脸埋进去。她舔着自己的嘴唇，怪异地喘着粗气，还发出响亮的咀嚼声。她的嘴巴再次塞得满满的，肩膀也跟着耸了起来。她不停地吃着，不停用手往嘴里塞甜甜圈，即使整个腮帮子早已被填满，鼓了起来，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一只苍蝇在她头边嗡嗡地飞来飞去，似乎也在烦躁不安。

伊格斜着身子走过沙发，直冲大门而去。格兰娜稍微直了直身子，气喘吁吁，将眼睛转向伊格。她的目光惊惶不安，而她那鼓鼓的脸蛋和湿乎乎的嘴巴还沾着甜甜圈的糖汁。

“呜呜，”她呻吟着，“呜呜呜……”伊格分不清她的呻吟是出于享受，还是出于痛苦。

伊格转过头。那只苍蝇落在了格兰娜嘴角，她突然伸出舌头，同时伸手把苍蝇困住。她把手放下时，苍蝇不见了。格兰娜的下巴一上一下，嚼得起劲，把塞进她嘴里的东西全部嚼成了糊。

伊格夺门而逃。关门的时候，他看见格兰娜又把头栽进了甜甜圈的盒子里……好像一个吸饱了氧气的潜水员，又纵身跳进了深渊。

第三章

伊格开车去了现代医疗诊所，因为那里可以直接就诊，不用预约。小小的一间候诊室几乎人满为患，潮湿而闷热。一个小女孩一直在高声尖叫，她躺在候诊室的中央，一边喘息，一边狂吠般地抽泣着。女孩的母亲坐在靠墙的椅子上，俯着身子，怒气冲冲却又心急火燎，一直在女孩耳边絮絮叨叨，一会儿威胁，一会儿诅咒，一会儿又好言相劝，说什么“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就晚了”之类的话。那位母亲伸手想抓住女儿的脚步，却被她用黑色带扣的皮鞋踢开。

看来候诊室里的其他人都决定任由小女孩继续大喊大叫了。他们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杂志，要么面无表情地盯着屋子角落里静音的电视——电视里居然也在放着“我的挚友是个反社会者”。伊格进来的时候，有几个人瞥了瞥他，很多人都带着一种希望的神情，大概都盼着小女孩的爸爸赶紧过来，把她带出去痛打一顿。但大家看到伊格后就立刻把目光移开了，因为伊格一看就不像爸爸的样子，来了也无济于事。

伊格想起他应该戴个帽子来的。他把手举到额前，仿佛在为眼睛挡住强光，希望能把那对角藏起来，害怕有人会看到它们，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注意到。

房间另一端的墙上有个小窗口，一个女人坐在里面，前面还摆着

一台电脑。女接待员一直在盯着那个哭闹不止的孩子的母亲。当伊格站在她面前时，她立即抬起头，扯着嘴角，向伊格摆出了个微笑。

“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她问道，边说边伸手拿写字板，上面夹着一些表格。

“我想找个医生帮我看看个东西。”伊格边说边把手稍微挪开，露出了那对尖角。

接待员眯起眼仔细瞧了瞧，撇着嘴做出同情的样子：“啊，看起来不太妙啊。”说完后她转回身子面对电脑。

这样的反应实在是出乎伊格的意料——当然，他并不知道别人应该有什么反应，他也从未考虑过。接待员看到那对角的反应，就好像看到的只是一根破了的手指或是一小片疹子——但不管怎么说她也算是有反应，好像是看到了他的角。她真的看到了吗？伊格感到很纳闷，为什么她仅仅是撇了撇嘴，然后就把视线移开了？

“我需要你的一些信息。姓名？”

“伊格·派瑞斯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二十六岁。”

“你在本地有固定的医生吗？”

“我好几年没看过医生了。”

接待员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伊格，又皱了皱眉头。伊格觉得他要因为没有进行定期体检而被批评了。这时，那个小女孩的喊叫声比刚才更尖锐。伊格回过头，正好看见那孩子拿着一辆红色的塑料消防车玩具砸她的母亲。候诊室的角落里总是堆着许多玩具，供孩子们候诊的时候玩。孩子的母亲一把夺过玩具车，小女孩便顺势躺倒在地，对着空气一阵猛踢，就像被翻过来的蟑螂一样，又大哭起来。

“我真想冲过去，让她叫那个该死的小鬼闭嘴。”接待员说，声音